

# 没有经卷的宗教

——日本神道

刘立善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沈阳

# 世界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季羨林 周一良 张芝联

## 副 主 编

刘雪枫

## 委 员

冯亦代	刘绪贻	张椿年	刘家 and
马克垚	朱龙华	王敦书	俞伟超
彭树智	刘宗绪	何芳川	崔连仲
严家炎	邓蜀生	俞晓群	何迺欣

## 总策划

石铜钧

## 特约编辑

杨玉圣	郭 森	李 理	张 强
刘 毅	张娅娅	李宁江	范 力

## 美术编辑

陈景泓 李 铁

## 插图制作

李 理

## 《世界文化史知识》总序

世界正越来越融成一体。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当世界格局处于急剧转型的今天，生活在“地球村”的我们不能不反躬自省。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自觉、清醒地审视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我们正处在比以往任何时代变化都更迅速、更剧烈的一个新时代。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视角反观人类文明历程，就不难以现：人类经历了从原始的闭塞、孤立、分散逐步向开放、依存和联系的世界转变的过程。15世纪末16世纪初东西海路大通，决定性地揭开了这一巨变的序幕。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欧亚大陆西端率先闯出中世纪，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国际背景下，人类社会才开始突破国别发展的樊篱而向区域发展、进而呈现出全球范围内协调发展的大趋势。以此为内在动力，世界历史终于在越琰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在今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不仅使我们目不暇接，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生生不息的地球：它在变得越来越圆的同时也越来越小了。

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之林。在西方崛起以前，居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土广民众，文明昌盛，雄视世界。可是，到了晚清，因昧于时势，局促不前，终致被动挨打。第一个实现工业化、“闯荡全世界”的弹丸之国不列颠，凭借坚船利炮，一举敲开了中华帝国封闭的国门。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一过程无疑伴随着割土赔款的耻辱、血与泪的怨愤。然而，不管怎么说，由此为启端，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性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一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不是原来的中国。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就再也不可能自我孤立、封闭起来，自成一体。在此之前，中国就是中心，中国就是世界。然而历史进化到近代，这一切都只能成为过去的记忆。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数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奋斗过、牺牲过、悲壮英勇、可歌可泣。这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梦。现在全中国人民正在把现代化作为自觉的追求。我们深信，梦想成真，并非可望不可及或者天方夜谭。该是圆现代化这个梦的时候了。

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建设。一般而言，现代化的

核心是工业化带动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但不能不特别强调的是，构成经济腾飞最坚实基础的恰恰是文化教育。离开人的素质的真正提高，离开文化建设的真正重视，所谓现代化大约与海市蜃楼无异。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残酷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注重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就断无可能真正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只有几个读书人呼吁不行。没有举国上下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共识，没有各族人民文化素质与修养的彻底提高，再好的梦也终归只是一个梦，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不可能是有希望的。

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我们确乎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决不能一味地因此而自我陶醉与满足，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即使再先进的民族文化，其发展与繁荣也不能舍弃对世界文化营养的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无论古今中外，也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应拿来，批判地继承，为我所用。我们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现代化实践，尤其需要对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有所借鉴。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既不可能“西化”也不可能“苏化”，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但这并不等于关起门来蛮干。没有一个国家靠自我闭锁而搞成现代

化的。同样，民族文化之得以繁荣昌盛，决不是也不可能硬性地排斥世界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许多亏。变得聪明起来的办法之一，就是融中外文化之长处于一炉，交叉互补，使我中华文明重焕新的生机，愈发蓬蓬勃勃。

以上便是我们编辑《世界文化史知识》的出发点。我们希望这套深入浅出、清新活泼的知识性读物在体现其文化价值的同时，能带来预期的乃至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感谢所有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的同志和单位！

感谢每本书的作者。

感谢辽宁大学出版社。

感谢广大的读者。

愿《世界文化史知识》成为我们的共同事业。

**季羨林 周一良 张芝联**

**一九九六年一月**

# 目 录

## 一、神道的缘起

神道的萌生	1
“神道”的出典	5
创造万物的最初三神	7
夫妻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	9
“根国”的主神素戔鸣尊	11
国土经营神大国主命	13
皇祖天照大神	14
“天孙”琼琼杵命	17
高天原神话	18

## 二、神道的流派与变迁

古神道窥豹	21
神佛融合的两部神道	25
“本地垂迹”中的山王神道	28
反本地垂迹的伊势神道	30
根叶花实混映下的吉田神道	33
儒学神道的先驱吉川神道	35
朱熹理学融合下的垂加神道	39
国学呼唤的复古神道	42

## 三、明治维新后的神道

神道的政治实践 .....	48
神佛分离 .....	53
国家神道的形成 .....	55
国家神道的恶性膨胀 .....	58
日本在海外创建的神社 .....	61
国家神道的崩摧与新生 .....	65
教派神道十三派一瞥 .....	67
<b>四、神道的特性</b> .....	
政治上的神国观 .....	74
哲学上的现实观 .....	79
伦理上的明净观 .....	82
频繁换装的偶人 .....	85
<b>五、神道中的神宫和神社</b> .....	
神宫和神社鸟瞰 .....	90
神社里的“神使” .....	94
神社的参拜心得 .....	96
伊势神宫 .....	98
热田神宫 .....	104
出云大社 .....	108
八坂神社 .....	114
伏见稻荷大社 .....	118
吉备津神社 .....	122
<b>六、神道中的祭祀</b> .....	
祭祀的概述 .....	128
践祚大尝祭 .....	134
新尝祭和神尝祭 .....	138

初春的祭祀.....	139
盛夏的祭祀.....	142
金秋的祭祀.....	145
隆冬的祭祀.....	149
七、神道中的艺术	
神歌.....	152
宫廷神乐.....	154
民间神乐.....	155
备中神乐.....	159
神道中的雅乐.....	165
神道与文学.....	169
八、生活生产中的神道	
神道中盐的寓意.....	173
神道中水的妙处.....	176
庶民中的神道意识.....	178
家庭祭祀.....	182
行业的诸神.....	185
九、神道的现在与未来	
当代日本神道诸问题.....	189
明仁天皇与神道.....	191
宇宙时代与神道.....	195
后 记	

# 一 神道的缘起

基督教里有《圣经》，伊斯兰教里有《古兰经》，佛教里也有《一切经》，各派宗都有各自依据的经卷。然而，神道里却完全不存在经卷。

——石田一良：《日本文化》

## 神道的萌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同信仰。神道便是发源于日本原始洪荒时代、经过历史长河的颠波而绵宕至今的日本国民宗教。神道之于日本，就像佛教之于印度，道教之于中国一样。同时，又与之存在着鲜明的相异：它不像前述的宗教那样秉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不是由特定的人物创设的，不是以特定的教祖之言行为中心教典而扩展流传的。神道完全是在日本国土上自然发生、形成的民族信仰。所以，原东京大学教授岸本英夫先生指出：“日本神道在历史上很少有布教传道，它多带有受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制约的自然宗教之性

质。”<sup>①</sup>

温暖多雨气候微妙多变的日本列岛，自有人类居住始，与无土器文化<sup>②</sup>和以狩猎、采贝为主的绳文文化<sup>③</sup>基本形成之同时，在人们之间便逐渐出现了原始信仰。这种宗教现象从当时的遗物和迄今发现的遗址中，即可得到很好的证明。然而严密说来，此类土俗的信仰中含有的神道色彩还是比较淡薄的。绳文时代的人们与其后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展露出明晰可辩的差异是：为了生存，前者是把人的劳动力主要单向地投注在索取、掠夺自然生产的鸟兽鱼介和树木果实等这些自然生产物方面。绳文时代的日本人，在渴求自然生产力的产物增繁时，尽管也对自然施行巫术，但却不能通过提高自身的技能来使之繁殖，进而享受由人的技能作用于自然后反馈转化过来成果，即不能开拓出索取于自然、奉献于自然、再受惠于自然这样一种呈露为往复交流般良性循环局面。举其典型例证，就是当他们架棚铺草聚居海边，依靠采集海贝聊以维生时，一旦面临活动区域内的贝类愈采愈少，状况困窘时，他们首先不是冥思苦索如何去使海贝增繁，相反，却是头脑简单地集体迁移到贝类丰富的新地方去。

神道原初形态的真正形成，同日本的农耕文化、水稻耕作息息相关。石田一良先生在《日本文化》一书中简扼

① 岸本英夫：《宗教学》，日本大明堂，1988年版。

② 绳文文化以前的文化，故亦称先绳文文化，此时尚无陶器出现，属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③ 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约元纪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世纪。

说道：“在绳文时代，连结人和自然的纽带是狩猎采集和巫术；但进入水稻农耕时代则不同，连结人和自然的链条是农耕和宗教。”当历史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开始使用金属器具，水稻耕作栽培从中国江南经由朝鲜半岛辗转传到日本，使日本的农耕生活逐渐趋于基本定形后，神道的原初姿形才终于慢慢凸现出来。有学者认为：“日本的神道与水稻耕作的农业生活同步成立，并随着水稻农业生活的推移而向前发展。<sup>①</sup>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人们已逐渐定居全国各地，开始了以水稻栽培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农耕中的各种形式的土地改良，目的不是去破坏自然，而结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到文明化了的自然，由此始创出丰富了自然条件的高度的农耕文明。在这种过程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愈发敬畏自然，从其恩惠中感悟出一种超越人为的不可测知的神意，从自然诸相中渐悟出诸神的灵气和宗教感觉。这种感觉认为，人是不可征服自然的，原因再简单不过：自然就是神，是为人类带来无限恩惠的生命之源，是命运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

神道最初是以自然精灵崇拜为主要内容。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古代祭礼的遗迹乃至与其相关的神社来考察，尤其令人明晰地感察到，在当时生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状况下，人们从作为自然物的日月星辰、大洋瀚海、山川草木等自然物中，从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里，无不感有远超过人力的神威、咒力和神圣性。凡此种种，遂被称作神格化的“神”，倍加畏敬。这是典型的自然崇拜。

<sup>①</sup> 石田一良：《日本思想》，见日本小学馆《大百科全书》1985年版，第18卷。

与此同时，在水稻农业中，人们为了维系共同的利益，如插秧、灌溉、排水、秋收等原因，必须进行“戮力合作，灌园治产”式的共同作业，从而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组织。为了巩固、发展这种赖以生存的共同体，在围绕水稻农耕这一主旨进行的一系列祭祀中，渐次形成和丰富了信仰神力的神道思想，即希望通过神意与人的生产力的融合作为纽带，来加强共同体的团结。在相互扶助的共同体里，成员的个别意志必须服从集团的首领，神道的内质就是以共同体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也就等于自我意识让位于首领的意志。在神道中，人们首先是把宗族的祖神和守护部落、村落的氏神作为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由此可想而知，人们分别从各自所属的共同体的生活意示中去追求真、善、美、圣的标准，而阻害共同体的存在和团结的任何举动，无一不是罪恶。

神道中把祖先作为畏敬对象的神先崇拜，在时间上要迟于自然崇拜。这主要表现于在以农耕生活为中心的、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内，对家长或者族长的尊敬之情生前便已有之，死后便被净化升华为神而得到尊崇，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祖先崇拜，亦即氏神崇拜。氏神的概念由小扩大，环环增广，以至于皇祖天照大神成了日本民族的氏神代表。

古代人尽管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这样的神道意识，但并非不加取舍选别地对所有的神都一概而论，皆备加崇拜。从史籍中可以察知，他们选作祭祀对象的神，大多数是有关生命的产生、增长，或者是认为对自己的生活能赐以切实恩惠，能直接护佑自己生活平定、繁荣、康乐的神。换句话说，神道极端强调现实性，即便后来神道同佛教和儒学融合混淆，它也还是没有强调把重心放在人的来世和死、

灵魂救济之事上。这就足以说明：神道是着重强调关涉“生”（现世）的宗教，而恰恰不是其反面。日本文化古来就带有复合混摄性。它采取拿来主义，然后细密咀嚼外来文化的原质真味，再通过历史的积淀，最终将之合理地编织在由列岛自然风土培育出的日本民族文化的纵横网络之中，进而幻变出本民族时代文化的新颜。对此，神道便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神道朦胧地形成之后，在成长过程中，自5~6世纪始，同儒教的伦理道德以及道教、佛教甚至后来的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相对立而存在，或积极或消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日本固有的宗教体系。它时而改换自己的姿相，历经变迁，绵续发展而来。

神道是没有经卷的宗教。所以神话中登场的神祇即便有时为了回应来自古代生活共同体的祈愿（即“祝词”）而下过所谓“神论”，然而这些由人编造的“神论”在当时却未曾被人们规范地搜集归纳起来，独成系统。如果牵强地觅寻神道的教义，那么，充其量只能举出人们在祭祀中向神表白祈愿的《祝词》（收于《延喜式》）。即便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也没有理由轻率地断言神道在宗教领域里是简陋滞后的，它恰恰是神道的本质特征。

### “神道”的出典

“神道”一语，原初出自中国的典籍。在被称誉作“众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国《易经·观》中就明确记载：“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说教，而天下服矣。”孔颖达疏：“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

而然，谓之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云：“大为修冢莹，开神道。”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可见，这里述及的神道，前者是意指自然界通古不变、神妙莫测的天地理法；后来是指通向黄泉坟墓的道路。在内涵上，与日本神道的真正概念存在云泥之殊。可见，中国大陆汉文化东渐岛国后，在神道这一具体宗教概念上，日本只是在外形上借用了汉文“神道”这一便利的语言外壳，赋与它以别样的意义。从而神道在日本却秉持自己独特的内涵。

“神道”一语在日本始出于古代史料中有三处，均在奈良时代的史籍《日本书记》(720年)中。第一，“用明天皇”卷中写道：“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其次，该书的“教德天皇”卷中亦见“天皇……尊佛法，轻神道”；最后，“孝德天皇卷”大化(645—650年，日本最早的年号)三年四月的诏书中有注释：“惟神者谓神道，亦自有神道也。”后来，神道家们认为第二、第三个用例大有可能是后人做注释时补加进去的成分，不足凭信为据，唯有第一个用例在客观上尚足可信赖。

当时在日本民族之间普泛地生成的这种宗教信仰和祭祀，还多有其他别称。譬如在日本现存最古的典籍、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物语《古事记》中，星疏散见有“本教”、“神习”；《日本书纪》中出现的“神教”、“德教”、“大道”、“古道”，自然也都是指神道而言。随着时代流传，渐渐约定俗成地集汇凝炼成现在的固定语词——神道。展阅日本平安时代初、中期的4部史书《续日本纪》(797年)、《日本后记》(840年)、《续日本后记》(869年)、《日本三代实录》(901年)，不难发现：自此以后，日本人基本

开始比较规范地使用神道这一术语了。由名及义，神道中的“神”，日语读音是“kami”。江户后期的国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对“神”的精髓要义做如是解释：“kami”中的“ka”意为“如此的”，而“mi”即为“灵妙之物”，合迭起来便是“如此灵妙之物”之意；江户中期的“国学四大人”之一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细说，“凡谓神者，乃始于古典记载之天地诸神及祭祀于神社中之御灵。又，人更不必说，鸟兽草木高山大海及其余，德高非比寻常，可畏者，即为神。所谓德高之高，并非仅指尊贵、慈善武勇等褒意，凶而奇且于世可畏者，亦称其为神。……神有贵、贱、强、弱、善、恶，其心与行亦随之而异。”（《古事记传》）此论即出，神宫的神官都纷从此说，成为不易之论。如此一来，神格的高低，全随人的心意而定，也就是说，神道中的神往往也有富于人情味的七情六欲，绝不是全智全能完美无缺的存在，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就是粗暴勇悍而又不乏风流的素盞鸣尊。

那么，在众神熙攘列如麻的日本神道中，主要的神祇究竟都是哪些呢？

### 创造万物的最初三神

神祇是天神地祇一语之略称。天神是生于天上或上天下凡的神；地祇是“国神”，指天降神的子孙或生于人间的神。

日本神的始祖，是传说中经营万物的“造化三神”——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

天御中主神是《古事记》中记载的日本诸神中第一个天神。在天地截然分开之际，此神最早出现在高天原（天上）。此神居于浩荡青冥的中心，是主宰世界的至高神。但是在神道史中，不见有以其作为祖神的氏族，此神后来被祭祀在春日大社和枚冈神社内。

高皇产灵神，亦称高御产巢日神。此神有铸造天地之大功。但是后来神祇官在做祈愿五谷丰稔的祭祀活动——“新尝祭”中，将高皇产灵神作为谷物神来祭祀，此神的原质与农耕大有干系，并且还同天照大神一道指挥众神，主宰着高天原降临神的具体派遣事务。在《日本书纪》“出让国土”条目中，此神曾被称作皇祖。可是，随着尔后以太阳神为基础创造的天照大神的豁然出现，皇祖之称便由天照大神取而代之了。此神后来是安达太良神社的主祭神。

神皇产灵神，亦称神产巢日神。此神是继前二神之后的女神。高皇产灵神是传说中天神系的主宰神，而神皇产灵神则被分化作国神系的主宰神。国神即国土的守护神。神话传说神皇产灵神把食物女神大宜都比卖神的尸体中生出的蚕和五谷作为种子撒播，开创了日本的农业。祭祀此神的，主要有四柱神社等。

日本神话记载，天地混沌之初，地上茫茫荡荡一片沼泽，造化三神首先在沼泽中生成了两个神，宇麻志阿斯河备比古迟神和天之常立神。宇麻志阿斯河备比古迟神生命壮旺，如芦芽般迅猛成长，这显示了神的威力；天之常立神则意味着天的神格。“常”象征永恒，即该神恒久居于高天原，保佑地上黎民。

“造化三神”，作为日本神道中开天辟地的元始神，同后来的天照大神一样，受到特别的尊崇。